雕丘雜錄

晏如筆記　　　　雕丘雜錄十二

眞定　梁　清遠　邇之

銓部以用人爲職人必知而後能用四司考所佐冢宰任其事舊制設司官十有五員兩畿各二員江浙等省各一員雲南貴州共一員廣東西共一員蓋東西南北無地無才其間在位在籍品行之賢否才識之優劣以及年力之老壯非本地司官不能知是以分地用人也至其遴選必確核官評之最優精辨鄉評之共許正陪開

列請自上裁待之之重如此惟待之重則其自待也不淺況俾之知職業之最專責成之有在必思刻意延訪殫精推求求一當以自効法無善於此者若與諸曹一體推用豈前人愼重用人之意哉

新安郭冢宰璡正統間蝗旱大臣皆請休謝天譴公獨不可曰主上冲齡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璡老矣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余謂臣子不可稱

此心然此言未可爲訓古人言不得其官則去如以君臣恩義不忍離則惟有終身腆顏在位而已况居冢宰之位致有天譴此亦可云不得其官矣自云敢過以得罪于天之人豈容久居天位乎古人又云明哲保身中流勇退未嘗以君臣恩義容人濡濡郭公此言倫爲庸臣借口則有無恥干進不已者故曰不可爲訓也

宋相鄧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令所親誚讓之

云昨夜燕樂如此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學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喫齋煮飯是爲甚底余謂觀二宋之言其人品心事霄壤矣郊所言者蓋謂士人經貧困即當富貴未可輒改常度以奢侈爲樂耶所言者謂士人守貧困原欲求富貴既得富貴適足償吾貧困耳嗟乎士人安貧困豈爲富貴乎哉且富貴仍如貧困時乃爲貞士何祁之未達乎此也然則祁亦一富貴之人而已矣

朱希真隱節不終遂遊秦檜之門然其收拾即於其自述之詞見之詞中如曾批給月支風券屢上留雲借月章人謂其有神仙風致余謂隱者作詩只可用清雅語如批券上章皆朝家事何必借以為重希真此詞大有俗氣且其歆艷功名之意大露也

陸放翁記其高祖太傅公曾與古仙人施肩吾游授以煉丹辟穀之術後遂尸解宋史亦記陳希夷時與鍾離子呂洞賓李八百等聚會則仙人

之在世的的可據也誰謂神仙爲渺茫哉

宋楊處士朴以一村居感興詩傳之千古且其詩順口而成亦不甚佳至有窮年白首雕琢詞章刻文充棟未幾名已湮沒無聞此豈非名亦有幸不幸哉人亦何必孜孜勞心力以求聞於世也楊詩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皺徹骨乾隨着四婆帬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四婆處士配也陸放翁又記其赴召四婆贈詩更是打油作諢傳之千古幸之幸哉

東坡一字和仲周益公又刑之曰佺仙蓋亦取於佺池之說也黃山谷又稱之曰海上道人見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東坡曰吾於世無求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耶嗟乎觀此言人皆可以自愧矣東坡一代偉人求一飽不可得吾輩日食膏粱猶以爲不足何也至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一語則

非人固有輕得之者但吾輩則須俟定命耳

陳仲醇曰吾不知所爲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爲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此言殊悖如縱一盜賊盜賊亦感而遂爲善乎殺一奸慝奸慝亦恨而遂謂惡乎吾於人字下各添一人字庶爲近理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夫能假託其爲文中子者必能自成其爲文中子也又何必以王通爲文中子耶

學書非得古帖舊蹟日日摹放悟其運筆之妙必不能臻至極然古帖舊蹟價高難購貧士豈易得莫如覓近帖之佳者如東書堂停雲館之類近蹟之佳者如文徵仲邢子愿之類細玩摹擬亦可得其神理及至成家再求古蹟庶可名世也

永樂時登進士科者福清人曾佛係山西太平縣典史豐城人徐孔奇係中都留守衛吏此亦進賢無方之盛事也

楊閣學嗣昌覩師楚中撫軍宋一鶴名刺不書鶴

書鳥避楊父諱也人皆笑其諂諛

天下豈有三教哉二教而已矣二教者儒也道也

然道亦未可云道孰非道而獨謂修煉家爲道

耶止可云仙也則儒與仙並行於中國古今所

不能易也儒之用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萬

物一體之學也仙之理數修心養性保命全身

淸靜無爲之學也二教皆有其聖人皆有其賢

人翼聖以行其教者如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伊

尹伯奭諸人皆儒之聖人也如文中子韓愈周
程張朱以及許劉吳楊諸人皆賢人以翼行儒
教者也如老莊列子皆仙之聖人也如黃石公
張子房魏伯陽抱朴子以及鍾呂陳張七真諸
人皆賢人以翼行仙教者也其中有儒而仙者
亦有仙而儒者大抵皆能著書立言垂訓萬世
分道而馳者也如是而佛獨非教乎曰佛亦一
教也外國之教也非我中國之教也蓋其衣冠
異乎中國也文字異乎中國也卽其教行乎中

國中國不得而有之也且兼仙與儒而有之其明心見性同乎仙其拯人濟物近乎儒卽我中國亦有慕而爲之以臻於聖人之域者如六祖諸人然總之以中國而習乎外國之教者也中國卽可以有其人而不可以有其教也吾故曰天下豈有三教二教而已乃今天下治之以儒者半治之以佛者半凡人之罪惡形于外者儒治之以法律罪惡存諸中者佛治之以報應儒豈無報應之說乎而終不若天堂地獄之足以

譬人之心也然則佛之教中國豈可少哉至於仙祇成其爲仙而已矣爲巳之學君子所尙符籙以蕩邪穢積行以求飛昇不過仙之餘事則夫仙也者成已者也正與成已成物之儒分道而馳者也二教豈能終泯乎哉

前朝部院行咨皆用綿連紙竪書字大如栗紫印花押惟手本用摺子今皆以摺子行咨余家猶存萬曆時部咨紙極潔白字畫極端楷非若今之草率也

前朝萬曆以前士大夫往來書柬有大書前具啟上其官某號某尊親或先生師友後陳詞多用四六即散體亦皆莊雅後用時日姓名結之如有私言秘語則列之副啟至萬曆後則去大書惟用名帖副啟少覺簡便至今則寸楮盛行人幾不知大書爲何物也

後漢伏恭字叔齊爲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常山固余郡也迄今務實學者尚多毋亦伏氏之餘風乎

凡占卜之事惟其幾動因而察之雖不中者且因物裕幾皆可卜休咎焉元成嫡孫雄使元成占所產若何元成時執鍵曰必男也鍵為牡管為牝所執牡是為男祥鍵從金其必以庚辛日乎已而溫州王應鍾來猜於數學元成書宙字使卜妊應鍾曰宇十畫為兌兌為少女或女也元成曰否否人十月而生畫其應也宙字之首與宇字同其為天也下為由則男字之出頭也又為申之半其必在申月內乎既而一一皆驗乃

知古人數學皆是意測徒大聰明人則得其理耳

吳人盛在德患疾方甚見鬼使拘至城隍神所語曰若年來茹素向善不應絕偶有仇訟耳命吏取其仇則族人盛之化也盛本醫官署號章句嘗僞作其叔太守公書往四方干謁後事敗官逮捕死獄在德本太守子與之化爲兄弟之化在獄在德絕其餉以是被訟已而神謂之化曰惡莫大於僞此比之盜猶甚盜喪其一身德耳

汝損已損人更益甚汝死自取胡更訟人爲榜三十復繫之放在德歸嗟乎覩神所言惡莫大于僞則人豈可矯飾以干陰譴哉

孫眞人養性篇言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悶則何以遣之還須蓄數百卷書易老莊子等悶來閱之殊勝悶坐此山居最要事書能養性即千卷亦不嫌多但近代冗雜蕪穢諸集不可置之架上以亂心目耳

薛西原因佛書極多卒難遍閱其最要者楞伽經

維摩諸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至六祖壇經最不可慢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他言語一層

昔人多好擬句如王黃華庭筠有十畝蒼烟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而包師聖擬之曰十畝鶴洲浮漲潤一庭松氣入簾香又十畝桐陰閑鼓瑟一窗竹影靜焚香用其句法而自寫情景亦不害為佳詩也

晏如筆記

孫均光
臺光 校

西廬漫筆

眞定

莊烈皇帝諭旨多至至名頭箭鞭　頗其聰墜
能斷大事可知也論吏議　權衡流品進退失
才自是該部職掌若漫無藻鑒祇憑諮訪季報
可否由人主持安在各直省吏治品題責在撫
按有舉劾失當考語背謬者爾部院也該指實
糾參不得徇情容隱使朝廷不收眞才之用該
科職掌所關亦不許扶同取咎又云遴股推知

中有異才壯畧熟諳兵機者該撫按不妨自行奏討超擢監司以需大用仍不時坐名䟽薦升置兵曹用備邊道督撫之選不必盡拘行取考選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　論戶部云興屯最多良策西北水利猶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等議井井可行特命閣臣抄發該部照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詳議興舉　論工部云十一年以前民間歷欠本折錢糧並顏料等項係該部經管者盡行蠲免仍行各該撫按榜示百姓俾

咸聞知至已徵已解官吏侵那及題開各項不
係小民拖欠者各撫按督運追捕不許朦濫嚴
行察究隱徇一並題參諭刑部云緝奸原以安
民各處刁民巧肆首告假捏株連甚至加貴加
尊體統凌褻亟宜嚴禁用佐昇平諭兵部云饑
民爲盜有司不即撫散以致聚衆狂逞扞法干
誅朝廷深切惻惻海寇等處剿捕得宜擒渠宥
脅眞足除暴安民史可法任事可嘉有功各官
察明敘錄至起廢官諫言路二諭極爲明切更

見英致諭吏部泚廢使過原爲惜才濟時并止
爲人得官遞來委薦紛紜漫無甄別即如杖配
臧辟爲罪致開革斥爲廢欵項原自不同雪錄
應有灼據該部奉旨核確須詳著其人如何見
抑如何才品今有某人保薦實係堪用起廢務
徹底開明以候裁奪如有朦朧取旨借端營私
者本人與薦舉之人並該部一同追論其降革
各官効用原自有路且推陞亦各從優原未嘗
廢不得一槪混列昨已特召面諭該部宜祇遵

力任矢公矢慎以副盛典諭吏部都察院朝廷
設立言官以爲耳目朕正樂聞讜論裨助政機
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
爲名挾私逞臆循聲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
其於不言近因時事多艱　賢志益兼收並納
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據惘可取者固多
而乘機恣妄者亦不少或薦舉太濫或糾參過
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重而倖
口騰播掣任事之肘啟競倖之端擅威福之權

失獻替之義此與朕以言圖治之本懷甚爲不符昨特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布着該衙門頒示總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有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闢門求賢之意定加處治余親見當時起廢之紛爭言路之擾亂誠如兩論所云者固知莊烈實非苛求拒諫也

陳啟新以武舉上書言事宰執惡言官欲以辱之遂授吏科給事中踰年無所表見已多穢行

史李瑞和疏論之曰啟新入官以來惡狀無閒醜聲盈路摭拾一二不急之浮談鉤索一二捉影之碎事以要挾當事濁亂朝廷里旋之日惟郡守不庭跪則中以計典恨縣令不郊迎則層以彈章至穢跡之撫軍贓誣之郡牧爲其所目覩耳聞者反以多金善彌得緘其舌若泗州守備高養正爲其兒女親家坐名討缺得銀五百兩又爲養正之子高鐸營求海運中軍脧削侵漁無所不至啟新假貧假清天下盡知其實貪

實詐敢斯欺人欺天天下盡笑其不武不文亟
宜罷斥以警奸邪未幾莊烈皇帝亦知其庸穢
無用褫奪遺歸
莊烈皇帝心切安攘日以練兵爲事而法紀不明
時多鼓譟即奠定郡凡幾見矣廖侍御惟義上
疏曰自有寇盜以來日日言募兵練兵竭盡閭
閻之脂血以養此輩究竟未見殺賊不曰某營
鼓譟即曰某營叛逃蓋緣承平日久司兵者久
不談兵一旦有事手忙脚亂止知以召募爲務

民間游手無賴之徒賄充將領不特不知韜畧爲何事亦不知紀律爲何物與所募兵丁相爲猫鼠搶掠公行凡富家巨室之莊頭家僕俱奔投之而至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田地日益荒蕪一兵之下又招數人名曰桂兵雖册籍無名不領月餉而所到之處任其擄搶遇監軍將領知其狀一繩以法便超逃謀更肆屠毒是以民間寧願有賊不願有兵時勢至此將何如哉不如於省直衛所凡在籍軍戶一一滴核令府州縣

官爲置衣甲馬匹器械責實訓練擇營將之有智略者將之此輩皆有父母妻子又有軍餘在家耕種庶可不致鼓譟叛逆進之可戰退亦可守武曰此軍未必可戰然則召募之兵豈遂生而可戰也哉此論召募爲禍極切然終不能行者亦以召募有利將帥易於侵漁人不肯破例修舉耳因循以致敗亡可傷也

崇禎朝下令九卿科道會舉知兵之臣所舉者李邦華李繼貞王鰲永王丞吉黎玉田金之俊余

應桂陳士奇徐標包鳳起史可法孫傳庭馮元颺范景文范志完李若星張鳳翔蔡懋德諸人雖極一時之選而欲如子房孔明尚未必能從李總憲范閣學史閣學皆死國難則其表表者也

莊烈帝因邊圍未解流寇日滋召大司馬陳新甲詢以督撫不效之故新甲對曰督撫不效皆以臣人微望輕故威不行於督撫但求皇上將臣立賜處分另簡文武總憲之臣以竟邦政自然

耳目一新因舉賢自代者四人曰劉餘祐曰張國維曰范景文曰張鳳翔莊烈帝不懌而罷四人亦未即用嗟乎督撫不效豈無故乎乃新甲不實實陳奏而一味脫卸天下事安得不敗壞也

明朝臺員初必試職一年滿日仍從都察院考察實授不堪用者送回吏部別用其考法初止刑名後又加以章奏必刑名熟諳文理疏通者方准實授差用未諳者再加練習另考試職題差

則起於崇禎十年臺班缺員奏准權宜差遣遂
習以爲常而試職多不考矣莊烈愼重言路乃
復特諭考試遂復舊制然多因循故事如不堪
者送回吏部别用則未幾見也
倪文正公元璐任祭酒時因與同鄉劉誠意不協
遂許其房帷之事因而解任人無不寃之者後
起用得銓曹數語心事乃明銓曹之言曰倪元
璐以人倫之變開物構之端按元璐之生平白
持有本覺以居室而違聚順其處變而不失正

同鄉公揭確然出婦固人生萬不得已事先朝
省臣海瑞亦不幸遇此當日未嘗以此累忠介
乃璐之委婉割情正義以全其孝此中猶易覩
過耳自此論定後擢大司農以身徇國名垂千
古固所宜也
宋少司農之普在崇禎朝恐爲東林諸公所不容
乃薦金光宸以求解光宸語人曰之普奸惡貫
盈賣我自薦亦奚益乎又薦倪司農元璐陳司
空必謙錢翰學謙益乃爲廖黃門露章糾論比

之豺狼鷹犬又比之如人通身腥臭雖服蕙紉蘭炎襟甚於本氣先大父語余曰所謂反而事仇自招其醜

光時亨在省中疏言宜破格用才武之臣因薦川東道中軍黄良臣太原衛經歷李躍龍加銜僉書朱子明孑衿蔣守拙四人後俱無所表見或廟堂未加擢用予抑用之而碌碌無奇也

崇禎乙亥歲高陽人辛國柱自陳有火攻奇術莊烈信之親臨紫光閣面試神火飛銃一連十技

俱行千步毒藥渾鐵飛鎗一連五技俱行五百步上發兵部試用兵部以無甚奇術中止後又製二十二種神鎗進呈上命兵部同京營總督衙門試驗俱言技亦可用乃發薊鎮軍前亦以無奇而罷又上疏自陳益得火器眞傳奧妙有天雷陣滾龍陣風沙陣鑽窟虎無敵烘從地煙獸八門飛石雲煙毒霧等名大抵皆自侈其能而無實濟者也然火攻原自是一種學問武亦有知之者貫實講求未必無益

姚孟長太史曰千古有幾全人惟在隨才器使耳不問器而漫爲使盡人皆不可用況非其人乎至訐人欲寬求人欲廣乃訪羅之要術也能行此者異才輩出矣

萬曆朝會問皦生光妖書一事沈御史裕者在座皦既頻經夾打不能動抬至沈前沈厲聲曰妖書是你作的何不招皦舉頭乞憐沈聲色愈厲皦努目切齒而過後沈出差半途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媿惟審妖書時畧涉

孟浪今昏惑中毎見生光索命吾其不起乎已而果卒

熹宗不豫大司馬霍維華獻仙方靈露飲熹宗果服之亦覺甘美後以不能多飲而罷其法大畧用銀鍋一口內安木甑如桶高尺許圓徑稱之甑底安篦篦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秔米或糯米小米老米旋添入甑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甑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

尖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

圍固濟嚴秘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

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

取出温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其熟飯食之無味

可驗器忌銅鐵錫火忌煤

熹廟時戚臣魏士望善釀酒每以進用酒名曰秋

露白曰荷花蕋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

曰芙蓉液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可五十餘種皆

極甘冽士望後以殷功告成加玉帶賞以其醞

釀力也至今其家仍傳佳釀名京師爲之常得厚利云

孝廟時皇親恣横太監何文鼎引祖宗典制直言極諫方草疏時有木棍在門傍竟行至卓案文鼎大罵曰我爲國盡言何物么麽敢來赫阻我耶疏奏孝宗大怒下詔獄雜治之究所主使者何曰主使者二人曰孔子孟子後竟捶死既死猶時於禁中作聲似嗚冤云

莊烈帝平臺召對錄七月初四日召輔臣並五府

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河南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召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翰林院侍講張士範內閣中書官二員曰將𤨏諸臣扈而入帝召閣臣閣臣皆進檻內時見天顏晬靄聖音清亮帝手一疏從容詳覽及吏部尚書王永光條陳銓政八款以示閣臣遞閱閣臣標對曰此疏極悉奬賚尋召永光褒諭曰邇來官方貪冒已極蒞所條陳深於銓政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着實舉

行無徒紙上空名永光叩頭謝而退帝復于原
疏把玩次出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伏閱
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讀讀竟帝復命再讀后一
段以內有邇來巡撫道府科道等官以賄入等
語也命閣臣閱一良疏臣標對曰此事臣未敢
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
無不成世界久矣宜有此疏臣道登龍錫對曰
此弊果有臣鴻訓伏言請弊有兩端有交際有
納賄上問交際謂何鴻訓對曰交際如親戚朋

友傀遺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媒進便應盡法處治帝褒諭曰此奏剖破情面忠鯁可嘉尚破格推用閣臣言事在吏部帝召吏部尚書王承光如前諭承光即首承旨次承光又奏曰貪墨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憤之近日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大僚之會推及府道郡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愼期無負皇上選用人才至意但臣未受事前與既受事後雖諸臣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貪緣者時有乞皇上命

臣釋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戒帝復召一員曰奏内關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着據實奏來一員對以臣未敢深言帝曰如何未敢深言一員對曰如今且未敢言待強寇平后臣指名具奏帝又令奏來一員曰臣疏原說風聞不曾知名帝詰之曰難道一個不知遽有此疏閣臣亦奏乞指名一員伏對不敢帝正色曰限爾五日内指名奏聞帝端坐良久取匣内一疏示閣臣曰此此李實舊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

卿等可詳覲之看是硃在下墨在上閣臣詳閱良久奏曰果是墨在硃上帝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九卿科道遍閱皆如閣臣言收回原疏帝命曰賜諸臣茶復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盒果餅頒賜諸臣畢少頃復召閣臣吏部又召韓一良審語移時記注官以內臣云未奉上傳不敢入未能屬筆但臣等遙望御前燭光明燦几案間帝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臣謝賜餅果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旨

亦未經宣召承旨臣不敢具奏帝起還宮

孫　兆輝　校

晏如齋聚史　　雕丘雜錄十五

眞定　梁　淸遠　邇之

劉憲副俊深州人舉進士爲青州司理毎行部不治裝亦不列騶從衣大布衣蕭然匹馬如老書生至則雖強梗猾黠無敢不懾服秋毫無所容私由御史擢藩臬更蹇蹇自負間事風生無少回屈其在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之視他爲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爲急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賄賂公行不

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君分析太明是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蠹民敝恒必由之故視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爲率不少寬假其後有弗悅者造爲飛語糾其貪墨下公卿議大司徒侶公鍾識俊名曰是廉吏柰何有此事遂寢未幾以致仕歸亦爲時所不容也

陳廉憲寓建州人在山西時決獄以百數民無稱寃者其有怙寵怨藉挑亂政法他或顧慮不敢捕寓輒遣從事收捕令明數其罪不來且必不

赦元憝震慴請服無敢隱一省翕然畏其明威太監劉政者鎮守晉陽嘗構大廈大小吏畢賀寓獨不往政亦重寓欲致之不可乃以都堂令召之寓對使者曰按察事繁不與諸司類幸爲謝都憲公屬有聽獄未竟也使者覘其四乃即干係鎮巡者益恐還具白政卒不能致他日政乃特設宴集三司多出所畜聲技爲樂意在寓其兩司各持十金爲賞寓僚謂寓曰亦應是乎寓曰吾儕監司也忍一與宴彼固榮矣且銖兩

觸法又安取餘及樂終左右屬目寓執事者獨以楮一段置庭中政散起謝他司皆有作色寓雖性行孤絕然持法平不爲察淵吹毛傷害人物人亦不甚怨未幾卒於官囊無餘資

安敬仲熙藁城人以理學名於金元間築室對龍山中續皇極經世書若干卷

明初立四輔院以代丞相職司百揆以道民望吳源杜斅龔斅李祐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每季各司二旬有奇凡四方水旱災異兵盜及妖逆

大獄有關於政教者悉以聞之高皇帝嘗與近
人游上林賡歌唱和擬柏梁詩賦畢賞賚有差
縉紳以爲榮遇
明時自京師以洎郡縣凡有城池者各令建廟設
主以禮其神仍錫之誥命若公若侯若伯爵號
咸備其像祈望服冕如生儀郡縣官始視事必
告朔望必謁如有水旱螽蝗之災必祈以請而
民間之聽於神者猶衆且信凡夫鷙悍狡獪欺
負之徒聦昧交惡棄信背好契券有所不能明

官長有所弗能平者率號呼携持羣金鼓焚約誓以取質折神亦往往是非之不踰特響應爲惡者懼焉嗚呼事神之禮如此其隆且備神之所以默相人者亦至矣哉

余嘗見學道者尋求秘訣遍訪異人即詢之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斯兩言皆躬體之乎多言未能余曰如此則不必他求矣易者尚難即逢異人得秘訣豈能行耶

心經是古今來第一篇文字其理至矣其詞有可

疑者夫經皆以東土之言釋梵語也何不可皆
釋之而其中如般若波羅蜜多菩提薩埵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等何乃以梵語参於其間斯
數語者又非東土之言所不能釋也是何以故
願以質之慧心人

昔人有記嘉靖時墾田一畝收穀一石萬曆間不
能五斗糞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能昔之
半大抵豐亨之時土宜暢遂叔季之世物力凋
耗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乃今五十年來去

萬曆時又不同矣畝收二三斗耳始信昔人所言之果然也古人所謂上農下農豈不足憑耶

洮硯出臨洮府洮河中色碧堅潤如玉而又下墨似勝端溪歙石然不易得余至戚有官臨洮者令求之止得一方其中人言河水極深惟一處可取硯材今惟一老儒知其處不以語人人百方求之不得其處又有言此老家存石一方大如卓有求者製一方得厚價乃售今其石亦漸盡矣

晁氏墨經言兗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經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盖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鎮府乃余郡今西山松尚有大者而作墨無其人遂止供建造之用矣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煙

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非有作非無益而作也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亦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嘉隆以來吏部用司屬必採擇素有名望者人以得吏部爲榮不則怨慕終身然自唐時已然觀其時詩曰作意嫌工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蹭蹬又落粉牆東則人戀戀吏部可知矣

瑟二十五絃中一黃絃象君君勿得犯故雖設而不彈去十二朱絃屬清來十二朱絃屬濁清濁相間而成音碩未齋藏有一譜凡百槳惟此爲真傳其過百而多不及百而少者皆非也瑟絕已千年惜世無知而復之者

徐文長進白鹿表今人以爲作篇幾與出師陳情並傳矣余讀其詞不過修飾韻致語耳其間逆逆語諛無所不至畧無規諷之意古人文章豈如是乎夫以此文爲佳者不知文章之大者也

明初官名有吏科源士後革源士改爲給事中見朱睦㮮都御史王彰傳

趙忠毅公曰起居飲食一毫不得放肆此語大可味

陳明卿嘗語一清吏曰公等最快活人亦太占便宜如俯仰不愧眞快活矣天必厭其祿長其年祚其子孫不太便宜耶嗚呼便宜事人何不肯做余曰人只爲貪貨利之心太急耳而不知人急天亦急未見貪貨利者能享百年也

江陵張文忠公嘗有言使我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說菩提又有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觀此公真剛正大臣也如是用剛而猶有怨者何哉

倪雲林先生字元鎮而華亭夏正長寅贈陳進之序稱爲太守卽周元老誌中亦不載是稱不知其何據

詞有南北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惋優柔均出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强而齊也昔有云北人

不歌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耳吳歈楚些及散套戲文等皆南也康衛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散套雜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用南是其驗矣

李中麓詩禪序言事有難顯言者須異言之異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後得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所以作也如漢蔡中郎晉簡孝二帝宋之王荊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喬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明之丁仲

名江朝元谷子散楊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
詩禪之人也文戲集珍珠囊謎僥(?)百斛珠謎
海謎撈摸序萬類風月禪機是皆詩禪之集也
羅紋倚切滑頭龍轆宣和夾山挾海錦屏風氣
縫鑽是皆詩禪之格也河朔廣川江右山東西
無不尙者而兩浙三吳爲盛是皆詩禪之地也
冬初十夏四四二日及端陽秋空貫孤及七夕
一年四社俱可舉行不但正月十四五六而已
是皆詩禪之時也王文甫封膽錄包者把頭是

皆詩禪之例也有包商記念包欲通文解字知

韻分門商欲求意察情審機達變記欲心堅志

定黙識潛通念欲口熟語真聲清句滑四者詩

禪之要也眷語穢語鄉談文談昏泛啞且等字

是皆詩禪之忌也背景脫題蜂腰鶴膝閑三歇

四上懸下弔赤脚露頂衝冢犯祖是皆詩禪之

病也又云詩禪有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同

推理曰用事是謂四體而九格則殆爲戒曉星

象拱辰蟄龍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

地魚躍鳶飛風行草偃月照游梁無名氏衍爲
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柳影橫斜篆煙凝
靄江涵鴈影鶴立雞群蛛網添絲金鉤雙控其
六與前同而王荆公則據一段幽閑之地偃五
尺兆吉之莖分爲坐占鷗沙眠分犢耳二格元
僧本中峰又以雪隱鷺鷥柳藏鸚鵡月譜穿海
竹影掃堦分爲四格明柯狀元潛謂謎句須覽
覩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則有枯皮帶骨之
咽遠於事情則有捕風捉影之嫌意是字眞流

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詐當深求隱僻之理過爲詭異之行然不出乎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矣嗟乎一謎耳而有如此學問此亦一代文人用心於無可用之處者也然足以徵才是以君子亦取焉

唐尉遲鄂公敬德貞觀後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奏清商樂以自奉故呂溫凌煙閣勳臣贊贊公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順性保命屏嬰飲露靜奏清商嗟乎公武人淸修如此是可爲

法也

謝繹遊嵩山寄梅殿丞書言宿呂氏店馬上粗若
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忽歌俚調幾道吹
洞簫往往一笑絕倒文忠公一代偉人乃亦歌
俚調乎俚調卽今之小曲也固知文忠非迂腐
人

古者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死而謚理之必然也劉
敞續謚法取字爲謚殊爲矯強如蹈道知言爲
軻覃思寡欲曰雄此何所本乎是亦好奇之過

呂祖謙宋文鑑取此文未知何解

生死之理古今論者不一究莫知其所以然即聖賢立論亦未明明說破有言輪迴者有言爲鬼者有言成神者有言成仙成佛者有言化而歸於無有者皆有考實皆有証驗各賢著作亦多紀述然總不能定其孰是孰非自余論之是皆有也天地賦此靈氣與人人各自有歸着死而一靈不昧投胎奪舍者有之是名輪迴生不作善厲氣不散或御冤負屈死而不滅者有之是

名為鬼聰明正直無私無曲或忠臣孝子死而氣橫六合者有之是名爲神看透世情澹於榮利淸心向道超出塵世神凝氣聚臻於化人之境者有之是名爲仙爲佛若夫生平無所表見無所修持年數已盡神氣銷耗一病化去魂升魄降歸於無何有之鄉乃常人之所必然也類此甚多而鬼神仙佛世所僅見生死之理或亦盡於此乎請質之高明

趙忠毅公云王鳳洲自是大才在李汪之上本學

諸公皆各有所長

韓苑洛論文曰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國之堂指譬曉告縱横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宋之文正如乞人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惴惴乎畧達已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此言雖似亦有未盡然者如歐蘇化爲議論娓娓曲盡情事皆中理要豈可一概論哉

華陰張壽以強直稱爲工部郎中刑法嚴峻人以

其狀呼為張扯鑽名聞孝皇一日孝皇詣後山壽巡視皇城刑人大內聲徹御座孝皇怪問左右以張郎中刑人對孝皇笑曰從渠扯鑽

代州有劉鐵漢名繹者為戶部郎總理邊東糧儲兼屯種時逆瑾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索賄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枷重法嚴十餘日即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曰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

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尙有藥香監守者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閧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起爲御史朝野稱爲鐵漢

華陰嗣西溪公名崙舉李旻榜進士守制家居適歲饑郡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求賑推官曰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予家貧甚賑寧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

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高義則可某進身之初嘗清白自勵賑公道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歎服而罷

韓尚書邦奇少時侍其父憲副遷峰公入覲駐通州驛命往候屆西溪時邦奇來自閩七千里又邂逅與西溪新結男女姻西溪留邦奇食出生韭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西溪曰子饑甚乎邦奇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

不敢不飽也明日邦奇反命遽擧方與叅政陳公奕邦奇言陝西有人屆西溪不負門牆益屆乃遽擧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奇時年十七陳公以手執碁欹覗邦奇曰怪哉此子顏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

會橋猿仙神能預言人禍福鶉衣官轎遽韓苑洛過其地謁神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公好官好人浙民以青天呼之害渠者無天理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

一入不知其柱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入異日當大用汝輩當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獲猶無狀不念爾六歲驚㾕子兒乎張股栗叩頭益張實遇韓不以禮年六十餘始得子項短故神言之自是官校待韓極恭謹後韓果爲尚書

洛中九老會之外又有窮九老會凡職事少𨒂生事少豐者不得與焉其讌集之式率稱其名文潞公有詩紀之曰洛城冠蓋敦名教任是清貧

節轉高見說近源窮九老從初便不要山濤

讀聖賢書如對聖賢兒讀祖父所遺之言乎吾人於先世一言一字不可遺棄哀錄成帙時一對之眞如面見先人與之話言也

華亭陸文定公壽近百歲問其壽道曰不嗔而已甚矣嗔之爲禍烈哉

外孫魏燕貽 燕超 校

耳順記

雕丘雜錄十六

眞定 梁清遠 邇之

人貴讀書然亦有爲讀書所損者第一是鑽研曲譜第二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誕妄最能害人身心外是風花雪月之詞無關世教縻時罷力亦不如不讀也

人第一要率眞率眞便無渣滓無矯揉爲學方有眞實得力處

長安雅會舘三人共席六簋素一葷則有禁許其

不及賓可類過王易為力追燈而散亭午斯集候無怨言馬無疲色金吾不驚卜晝維則如何如何衆皆曰得

魏忠節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有古文辭亦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柳酬讌驕奢淫佚之事生平未嘗一涉也

梁溪高忠憲公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遂絕夫婦之愛至六十歲驅馳王命風寒為衣霜月為餐籃輿為室雞鳴而興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

雖其平昔身心俱有安頓亦得絕慾之功也噫
此眞人龍也矣
錢御冷宗伯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有
味乎斯言
養生以飲食爲主飲食以水穀爲主水以潔爲主
穀以精爲主其他酒殽以澹泊爲主愈濃郁愈
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
隔半月則淸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
葷夜則淸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

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
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
陳幾亭養病吟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
可清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
省其口時其足撫鳴琴對修竹舒布帷棲木屋
少納凉多乘燠衆易供安吾獨嗇富貴其浮雲
眠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
暖或清秋且悅名山看樵牧六齋頌曰午睡晚
素甘節已習潛餘支錯司饋難尋一候而齋惟

五惟十月晦或小劑以朔日實至勿拘作實亦易過濃滋痰閉淡時不覺老者胃散幼者積傷月六之用和六脈取悅天擬我適各適二作有益於養生故錄之

世傳南茶北酒又稱滄蘭之酒妙天下蓋北酒之善因用小黃米造成所謂黃粱也其性乃去風除濕與糯米殊絕所以氣味冲爽故酒當先論質地後論造法滄俗造酒用菊花少許菊性涼而袪風甚佳惟冬月喜飲生酒初夏乃蒸熟故

滄酒陳者勝若製麴時先和菉豆合成及成酒後澄清旬日即隔湯蒸熟踰年然後飲之菉豆凉而疎利最能解散醇邇之氣隔湯蒸之既不經火而脾性喜熟不喜生又經年醇氣漸散熱者可不熱毒者可不毒獨資養脾行經禦風陶情之用庶幾益人

崇禎庚午三月朔之暮嘉善縣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家家悉聞是日君松皆如此鬼聲方歇有里此亘古未聞之災異

也

賓南洋北古今以爲常禮近來東西列坐俗名蘇坐以爲親狎於是行輩紊亂少長無序雖尊客初晤皆諧笑浪謔無復威儀放僻如是不知士君子何所見而尚之也昔有一司李欲夾一少年襪附足骨不可去司李問襪何窄也其人應曰此蘇意公大笑復枷示之榜曰蘇意犯人夫蘇意犯人旣可惡蘇意客人又何責乎

陳幾亭公有迯僕去之江湖數年歸而自言能驅

鬼有邀之治祟者徐索天靈骨二片其人從城外覓二髑髏以來一已枯一尚帶齒髮遂鑿其天靈骨而投其髑髏於遠處幾亭公夜寢適寤時漏下四更聞鬼啼於庭次日問其家人僕輩皆言昨夜亦聞園中鬼嘯少頃人有以徐事告公始信二鬼特來告哀立遣人送之官重治遂驅而鬼不復啼嗚呼忍於侮枯骨者觀此其知所戒哉

汪公澄原天啟時爲大司徒嘗曰生財無如墾荒

曾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六十萬石
顧艮臣者名恩忠天啟時以策干於朝部尼之不
得志游閩值島夷亂孔熾前月曾以小艇截巨
銃伏數里外發五十斤鐵丸碎海舟四十七艘
於六鰲舟中吏士三千人衣甲骨肉髮毛皆飛
散無少蹤跡惟一童子皮粘貼於斷桅之上肢
體頗具一切肌理五內如蟬蛻然其銃之奇毒
如此嗣後屢以舟師困我兵絶餉道巡撫南公
居益憂之問艮臣至知金陵所稱徒手奪張千

斥刃而作之者也急遽問譯員臣曰紅夷所恃
者夾板船與銃耳今有日本人助之故愈橫而
日本帥李旦國閩人祖宗丘墓在中國旦雖爲
彼貴婿不肯削髮椎髻其本懷可知誠能以計
召旦來戒勿助紅夷許以省墓是奪夷右臂別
以計撓其船銃不難也南公善之與兵三千員
臣提兵至海上檄召漁舟至許以寬海禁苟例
恣意捕魚漁人大喜察其中黠者密諭以欲召
李旦故皆許諾隨授計去員臣念我兵受困久

少遲必餓死乃募黑鬼數人拖數百斤巨石入海底至夷舟施大鑽墜其桅更募死士駕小火船數隻往燒之夷見火船近移舟舟堅不可動驚怖無措竟焚其一舟夷死者數十人獲其大小銃數十門夷小却海道始通我兵移餉至所陷三千人得更生艮臣計夷盤踞久非大創不肯去水戰未易勝誘之登陸庶易制夷舊鑿一銃城於山巔艮臣數使人夜刼之賊不得安乃艤舟以數千登山決戰艮臣率我兵隱高而望

先遣兩翼為奇兵伏其左右正兵二千人當其前良臣手執旗鼓前行令曰偃旗即伏聞鼓即起俄望見夷施大銃良臣素知銃來高偃旗而伏諸兵皆伏見鐵彈過頭面上如紅日遊飛彈過即鳴鼓諸兵起疾行夷再欲施銃而我兩翼兵已突擊正兵三面攻之斬獲數十級夷急退保銃城相持未去而漁舟召李旦至良臣邀之入營與飲酒因諭以前事旦悅許諾旦去見夷語以願將軍恩信非前人比士皆願為之死今

汝輩船爲所焚彈不能傷不退何待我不能爲汝助矣夔奢乃登舟且畏且感散歸我遂據其銃城盡復所失汛地李旦欲省墓甚切𡰥臣念其兵精可用而紅夔銃不坐不震載之車上眞制敵長技歸啟南公公進於朝復薦𡰥臣可大用而𡰥臣素𢇁無貲部抑其功不敘南公浩歎慰安而已嗟乎啟禎之際毎嘆無大將材如𡰥臣者豈不可擁旄乘鉞哉乃以廉抑而爲偏裨此明之所以失國也

弘正時王宗貫在南京作壽俊會蓋做耆英會也
賀醫聞非之曰耆英會名頭本不十分好今又
做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巳累英人
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又自稱曰俊不幾於
無忌憚乎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耆英之名
是文潞公粗處當時司馬公亦與列然其初自
謂年幼不敢班於諸老然則司馬公之謙退安
知不在於此也然余竊司馬温公序云時人謂
之洛陽耆英會非潞公自稱也則賀公之議詩

皆會爲是而議者莫則非矣

羅一峯先生癸未赴春闈闈中遭囘祿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嗟乎世人多言無鬼神即此觀之其爲神明佑善不昭然哉況當之者爲羅彝正述之者爲賀醫閭二公理學名儒斷非妄言欺人者愈可信其不誣矣

妻之父母古人稱曰外舅外姑耳後有以外父母

稱者世多非之以爲三本乃賀醫閭爲外考妣誌銘此於名義更謬醫閭理學名儒斷不如是之悖或後人無知妄爲更改未可知也

王臨川字說籠从竹从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楊龜山曰龍非可籠之物也字說今無其書觀此則其穿鑿迂謬可知矣

常山曲李本寧太史作存之可爲余郡故實聞道君家處城頭見太行羊腸九折坂似妾日廻腸夜夜夢魂飛北向恒山路化作率然身首尾終

相顧渟沱河水水作合旋儻伴君莫心疑妾冰心妾不變中山千日酒長醉有醒時惜別心如醉年年無盡期

學書者得古之名碑舊搨効其布置形似即逼眞未爲佳也必見古人之眞蹟觀其運轉遒勁蒼潤如畫沙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乃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於此有得方成大家

久旱雨徵有言西南風至雨有言東北升雷雨有

言月離畢雨有言日逢庚雨有言水缸汗雨有言柱礎潤雨有言螻蟻出雨有言鵓鴿鳴雨有言竈頂烟折雨有言燈光低暗雨有言山頭卧雲雨有言日落晚霞雨然旱時占多不驗豈古人之言亦不可信乎

唐人詩亦有率意爲之者如岑參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祇上郡西樓此與宋人之作何異然寫出心事亦不嫌其俗白也

人知張良欲從赤松子遊不知張子亦欲與赤松子遊與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樂位非常保將委棄流俗與赤松子遊耳遂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尚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

洮石硯乃硯之佳品余所深賞以爲在端溪之上而古今論者絕少惟馮內翰延登雷御史淵二詩頗稱洮硯之妙馮詩云鸚鵡洲前抱石歸琢來猶自帶清輝芸窓晝日無人到坐看玄雲吐

翠微雷詩云緹囊深被有滄洲文石春融翠欲

流退筆成丘覓何孫乘時須徵硎與鈎觀二語

則兆硯之足珍信夫

曾孫 振鏞 振采 校

齊翁紫史　　雕丘雜錄十七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施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此載之宋史嗚呼女戲豈可有乎

劉晝字孔昭北史儒林有傳晝嘗夜夢貴人若吏部尙書者補晝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爲興

俊令得暫假來辭別夫鬼神幽冥之事明理者多言無之盡亦明理人也北史亦正史也而所記如此然則其何解乎

北史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後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史之所記如此詎爲誣乎一念之善能感神明或亦理之所有也

吾人動念非天理即人慾念念天理者聖人也念念人慾者小人也念念天理而或一念人慾者猶不失為賢人念念人慾而時或念及天理則平常世法中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正不踰此天理耳

馮琢菴琦父子履罷官歸夢前郡太守唐維城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為而子籍而舉子名之曰環明年夢太守復來謁公曰吾為郡神且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公漫應曰諾遂病

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太守對語太守趨之急公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太守曰君爾則與我環公取環授之于環遂暴卒公霍然病已

工見峯公歸里日命人鎔故開府府所有銅拳鑄爲器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群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臂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何其奇絕幻怪也

袁石浦謂小西天石經洞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

洞在燕京西山之西此不可不遊者

侍御雙洲嚴君名天祥初爲絳縣令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自云傅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之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曰還報傅公與日俟我爲御

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縮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自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誡左右勿泄後歲果爲御史遂卒

王槐野貽趙大洲書云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彫蟲且厭馳驅行當過商顏山下將吊四皓之遺踪采芳岩之故芝招赤松問石髓求長生益筭之術與山靈共老即有餘欒欲以分遺同好非謿語也且吾上世有王子喬者嘗得飛昇跨鶴而仙去老奴是其裔也有種從古以來未聞遺

氏有蛻化者然幸與王將之契齊友今而後或

騷之大洲氏矣顰賀顰賀此書似戲非戲且槐

野作文多莊語此何爲而發也

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近濃淡

之間各有其致描者纖細微眇備極工緻乃爲

妙耳

萬曆己丑季春汝寧民王强借張南泉犉耕於

南畝犉不疾行强鞭之犉忽停步回顧瞋目而

言曰若何苦我我徐景山也以負張債故作償

何負爾爾乃苦我強作聞驚仆傍人救之乃醒牸尚噴沫囁嚅作語不辯共異之歸問徐景山事張唯唯牸再劾力二年死

萬曆丁巳歲商洛山原野人掘地蠕而動婉然肉軀也不辯何物傍覩甚大不知身首何在瘦子因肉類可食臠而烹之作羊羶味再覩則割處肉已滿人以為龍也瘞之零雨一日無他故或謂為太歲身形固不若是大也書之以俟博物者

平山有龍潭二青各長丈餘大者自開元嶺隱有唐字小者自元忽蟠結如虹掛樹或蜿蜒巖於平地土人見之不以爲訝然能作霖雨下民有禱輒應萬曆丙戌畿內大旱中丞賈公致詞懇請用筐篚藉之而以傳於鎮城居龍興寺僧所久飼以麪肉奉經祈禱獲雨仍送歸潭至今七八十年人猶有見之者但無是大人名之曰大青小青

清淨慈悲偈有序世之人好佛者衆往往焚香聚

會爲二三奸人所誘亂男女之别棄本等之業久而不止漸爲大惡究其所以皆因無知被誘耳人見其如此以爲好佛之過不知佛乃西方聖人　本朝不絕其教余頗究心經品何嘗有一字如彼所爲佛言雖多只是清淨慈悲二者而巳清淨者心中無事如水無塵慈悲者愛惜萬物不忍傷害佛菩薩阿羅漢不過如此若以二者觀彼所爲乃佛教之罪人也余甚悲之作爲二偈^(音記)願與人人誓心遵行同報佛恩各得

安樂　我心如我眼一塵與便昧昧常多思慮心熱煩勞起何況恩貪淫種種不善事念起兇神怒何況為不止明則犯國法沒沈地獄底世上滔天惡都從一念始　有清淨偈　我乃人中人萬物中一物同居天地間如何懷狠毒見人在急難當力相救恤至如禽獸類切莫輕殺戮與死及苦痛無分人與畜慈悲天地心永作無邊福　有慈悲偈

郭美命 諱龍明 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言當如化工造

物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妙故文則自六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朝下至唐人皆在胸中皆在筆底乃稱作者

葉臺山曰江陵在事權無旁落令無反汗官府無隱匿浮淫者不得遂而才者得自見主上冲齡嗣服十餘年間海內得晏然無事公之力也以今視昔竟何如哉

張稼峯尚書（孟男）爲尚寶時新鄭相國夫人則其姑也張於相國自公事外無私謁自歲時詣拜

夫人外無私覿祈國謂張爲賕已張曰非所謂賕也夫朝事不及蔵我不敢以官酒爲內事不及官我不敢以蔵酒夫人何賕之有

馮海浮惟斂曰凡先世樸厚敦龎而力足以及物者其後必遠且昌

天下之法無爲自能有爲而潛於有爲者便與無爲本體不相涉何也謂其有意於其間也

人之於學雖根器不同要須自証自悟始得靠人言語終落聲聞故程氏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於諍吾夫子云朝
聞道亦自聞耳不待人也故曰說食不飽
專氣致柔與天同居被褐懷玉敬慎獨知此地上
翁授朱射陂之言也
陳石亭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撲獅子阿
阿難羼迦葉做一程佛子柰之何朱射陂曰佛
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汝說
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戒云到地釋迦如何
曰無所倚之謂聖

趙文敏曰學書不入晉人格終是謭塗

西士利瑪竇初至中國焦竑問曰若知孔氏之教乎曰不知也釋迦釋與老乎亦曰不知也焦曰若爾獨學者宜何從曰一國自有一國聖人矣必同

薛西原曰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尊者窅然喪其天下

又云古之人以天理爲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乎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爲可欲凡其所

以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

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論詩當以神韻爲勝而才學次之

顧憲成曰語云觀人必於其素又云觀人必於所忽以其日用平常安排所不到也某嘗與李同徒修吾同官戶曹一日過訪適當午遂問飯乎茶曰未也因遂留飯相對一蔬一腐一殺而已察其色充然自得絕無歉意某心異之他日役過訪復留飯加餚至數品某訝而問之何前倨

而後恭也司徒曰皆偶然耳無而爲有有而爲無所不能也其益與之以爲車塵馬蹄之間誰能有此襟度乎遂與定交

李修吾司徒官京師自公之暇手一編往往午夜始就寢或詢其意曰吾謂是可以斂求典刑可以濬發神智可以收拾精神歸併一路不令傍洩個中有無限受益耳

平泉先生文寬夷平衍常有餘地兼包五福良非偶然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爲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眞成塗炭

張太嶽與人書曰宦海茫茫踸踔偶値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何是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追往慮來氷炭滿腹宇宙雖大何自容乎

張太嶽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謂聖人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

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卽白首不能殫也卽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人惟特一點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自當有得力處也

聞既如讀書須覓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人於人情物理要觸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花中看也

壻魏嗣多校

嵛翁燊史

休園語林　　　　　　雕丘雜錄十八

貞定　梁　清遠　邇之

人得陽氣之多者則過於剛烈得陰氣之多者則過於柔弱躁暴忿厲則爲陽氣之惡狡譎奸險則爲陰氣之惡若心平氣和者則得氣之清者也加以學問卽聖哲之流矣

五常之謂性而孟子止言四端朱子亦曰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皆不及信葢以有誠心爲四端而信在其中矣

中庸不曰性情而曰中和中者無所偏倚所以狀

性之德和者無所乖戾所以狀情之正

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皆謂而已矣者固竭盡

無餘之辭

薦舉之途難公公則僥倖者無所容義理之學難

明明則奔競者當自息

冢宰所掌者邦治則自禮教而下無不在所掌矣

冢宰所統者百官則自司徒而下無不在所統

矣乃六官均列並所職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

也乾坤之於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於五卿並列於六職其義一而已矣

余爲吏部文選郎中溧陽陳百史先生爲冢宰宗伯弟詰之云家兄在銓亦有一長可取乎百史曰渠自老實做去何用見長嗚呼公之此言眞余知己也

於物無所求心空性自寂於情無所繫神恬念自息斯所謂眞人天全而道立

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一染情

緣百事苦累却情任道心自超然人奈何舍此
而取彼也

宋曹翰克江州屠戮無遺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曹彬下江南誓不妄殺子孫貴盛累葉不絕君
子曰好生則享厚福好殺殃及子孫二曹之事
通鑑並列觀此可不知天道哉

學在苦思精進苦思則性靈自啟精進則積蓄自
悔

士大夫無實心是以無公道無公道是以無美政

無美政是以無安民

練情遠度和介適均以此用世游办有餘徒和諸

諸徒介硜硜非達士之所爲也

古稱神交局士之所駭而達人之所信也形固有

君匪形斯人形我也而不足以爲我況夫形之

相形交安得合萬形一君也萬古一神也神之

所感不必其合而無不合不必其應而無不應

斯神交之說矣

言剌於理者舛也言粹於理者淡也立於舛淡之

間文以組之辯以譁之擾之折之以成其致則
遂免於姸與淡耶夫詞人者人之末也詞臣者
臣之冣也爲此者不若癡坐之不可涣
隋和之珍時閟而必章達人之槩深沉以覩化
人生在煩惱中欲求解脫不宜問諸智慧之人宜
問諸愚迷之人智慧之人能以意見解諸煩惱
而煩惱根有浮有著著則如山不可動搖口雖
云解根實尙在故不宜問愚迷之人不求解脫
煩惱不已成種種病有來問彼旣病之後煩惱

銷不是人答言不也病與煩惱增上不減乃知煩惱無益一時解脫故言宜問

疎懶之性一切事無所博精無所能爲不以自詭惟安義命爲壞室於郊墹之外蛭消驅引以護殘軀入則抱小兒女以嬉衣爲樂何人之可游何書之可讀何酒之可醉此亦一畸人也

天浮氣也地頑形也人惡蟲也達履虁虎也於千萬人中得一賢豪寧不珍哉

山峭者不高水狹者不深立德建功者必委曲以

隨物處末世之道與淳古異處小人之道與君子異四海九州所至各異此孟子所謂有道無道皆天也天之所爲聖人不能自外要之我之所以爲我者常存而不失耳故曰和而不流和之難於不流猶不流之難於和也惟以持正爲質而行之以沉涵出之以周慎中方外圓乃爲至德

人生處世宜道誠心亦須自信君疑懼太甚則出門皆礙何以理事自日尚懸人心猶存縱人盡

無心吾心固在知我者希則我貴

仁人君子譬之景星鳳凰見即爲福鳴即爲和

讀書治性爲政於家未爲不可謬肩非任竟負清

朝始恨入山之不深不已晚乎

昔人有言唐虞事業浮雲過太虛耳趙孟之貴儀

秦之富自朝而至於暮如此者三日而華侈之

態畢見矣即百年猶是也日新而不窮長久而

不厭者惟林游川觀滑樂道術而已徜徉山林

其樂只且何譽何毀何困何通體認此言終身

不足自適乎

人當煩惱時宜作歡喜想既歡喜時宜作無有想

大煩惱大歡喜極思其終自淡其始矣

居官不廢事則可以即安乃若身心性命之間究之而愈精拓之而愈宏行之而不勝窮故處官

之不素餐易林下之不素餐難

天地之化萬事之變無不相反以其有也無則無從而反非獨無從也而乃生妙有故聖人無私

乃成其私

古之論爲人長在充善意而後智天下之敝則在
在位者留餘而善意心也本之以仁心貫之以
其亦吏其愛護民其欣戴
仁之一字是天地人血脈
士君子志儘濟物衆論廣狹卽圍居亦可以一邑
一草爲積慈兄爲政於天下乎
吾人學問既到以後惟有養此心令恬適虛閒遇
物坐照所謂腳根下神發光明無限
居官之道處人最難未世人情更爲難處古詩云

勞謙得其柄以謙爲柄則易也故曰謙不可喜而謙不可懼懼實生謙心常畏人自是君子之道

贊曰不樂便是克己之象

天地渾樸之氣蕩散而爲人之機知文藻故士不患其無文而患不含蓄不患其無才而患不仁厚負才而用意仁厚恥與矯詰卓鷙者爲伍此天地淳氣之所鍾聚也散之爲小才聚之爲大才惟大才爲不炫此固台鼎之器乎

觀山皆土也日炙風吹雨濡雲凍久之成石未必

非天所以厚土也人之能歷風霜而晚有成就

者亦然謂非天之所以厚之乎

牟棗有時而甚美蘭蕙有時而不香世事何定之

有

爲文者心思要苦說出却要自然方是妙境

士之進取太易者往往輕視天下之事敗其身名

古賢學優則仕之言豈不然哉

兒子楫宰泗家司農弟寄書誨之曰治凋敝小邑

以滋培元氣爲主此臨民要言不獨小邑當爾

棲遲巖谷頤養餘年即不能爲陳希夷終成大道

亦不失爲陶靖節閒適平生情緣不斷逐逐紅

塵何爲也

仙眞度人必須累試試之者非試其誠也試其無

所繫戀也夫人必能無所繫戀而後空諸所有

必能空諸所有而後心不爲物動必心不爲物

動而後澹然漠然守靜致虛以成大道若徒試

其誠而已誠矣而心猶易動於外物焉能止念

有神哉

君子安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蛭之爲高下也求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爲顯晦也求足以寓吾目而已矣

簡緣省事乃學者要務或曰毋乃太簡乎余曰凡爲謀理之事即日爲經營雖煩不失其正凡爲謀利之事即時有一二常積自見其忽然吾人一生謀理之事寡而謀利之事衆無益吾身心者一切斷除自然澹寂而無爲也

害人之事智者不爲如尙陰謀必遭天之譴責或加以顯禍先失已之聲名是害人而返自害況所害者未必果得戮辱也哉

鉤伏狙慝鉥兩必察或以爲明鷹擊遙黨深文肆詆或以爲果君子曰至清則無魚至察則無徒智囊屠伯多不得永終可不懼哉

學聚必充充必發充則爲德發則爲才

萬緣一齊放下本性自然圓明即此便是菩提經論何勞講說

古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君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卽當下休矣當下休卽當下徹矣

世情不滯於心凡事自見其大

嬌情久見理自眞味道深履境皆吉

文章壞於衆褻德行敗於自欺

學問太勝詩書漸開浮侈之端聰明過用知識亦傷渾樸之理

人必有可自用之寶而後可以用世人必去其自勝之心而後可以勝人

居官者不能不做實事以報朝廷然以求實事之心轉生紛更之意見亦不可以謀國事進言者不能不豎節以匡君德然以立直節之名轉多激亢之孤憤亦不可以悟明主

執政者有才始能勝任然自以爲才便非執政之事矣深藏若愚虛受若谷視一世之人若一人其誰能哉

天道先有五行五行具而凡事凡物皆出其中自然不至敗壞五行錯行便生謫變君道先定六官六官立而一事一務皆在其內自然不致紛紜六官舛錯便致紊亂吾人居家持身亦必先定規模然後有所適從無所變亂此不可不知也

人問大如禪師何修而可以成道大如曰不要你修只要你休

一日訪大如於會栢禪院立談久之大如忽以手

引余過東余隨之而東又引余過西余隨之而西大如嚶之曰汝自有脚根何須隨人牽轉

世祖升遐諸王大臣會議廟謚咸欲稱宗冢弟時爲大司馬獨曰宜稱世祖諸王曰　太祖創業垂統旣稱祖矣　先帝亦稱祖可乎司馬曰　太祖固創業之君而　先帝入主中華奄有萬方統一天下宜爲世世所祖也衆然之乃定廟號曰世祖及議謚法以高字同　太祖衆議莫定郎有猜陳一二字率皆有疵司馬復曰章字

何如諸王大臣即令學士王公晉庭等以清字譯之咸曰章者尤被四表之意遂謚曰　世祖章皇帝當議廟號時衆論紛紛司馬獨持之愈力和碩親王滿人曰梁大司馬議論侃侃執理不回無有古大臣風

世祖崩遺詔命索遏蘇鰲四公輔政一日忽傳中旨命諸王大臣議章奏內何以稱四公諸臣驚愕無措不敢措一辭冢司馬獨曰此何必議先帝已命之矣衆曰謂何司馬曰遺詔內云輔

政事奏即以輔臣稱不亦宜乎衆曰諾及入奏
大怫然意司馬許以宗伯自陳得　旨罷歸
本朝官制定例大三品缺由小三品轉無人乃以
大四品陞　世祖時副憲缺人命九卿會推銓
曹以太僕卿左右通政理少皆擬應推之列而
太常卿獨不與焉前此屢矣冢司馬曰太常品
係正三秩居前列例應首推如其人不可用當
先明其人如其秩不可推亦當先言其秩今乃
置而不問何也銓曹曰簽俱在衆乃以太常首

刻淮草序　昔擢用時為太常者廣平冀公汝錫家司馬不知也冀公由副憲歷侍郎躋尚書與司馬日相友善嘗未一言致感一日同讌飲冀曰余戴公厚德十數年來未嘗一日去心司馬茫然冀曰余為太常時非公言幾無遷期矣司馬乃始憶及有德於人望而不矜受德於人感而不言是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家司農奉　詔語粤東路由中州中州撫軍佟公鳳彩卓有政聲司農入都後　命偶與都憲姚

公文然談及地方風俗長吏賢否因曰當今撫軍之賢無如佟高閣（高閣佟字）姚曰唯唯未幾佟以病請告　上俞允臨朝為之惋惜當朝會部院臣有欲留留之旨未果而裁戲責姚曰公職司風紀聽聞皆可入告有此賢撫軍獨不能挽留乎姚復曰唯唯明日忽傳　旨佟公仍撫河南蓋姚聞於朝會時已具疏保留而朝臣不知也役司農與姚飲謂曰余前責公保留賢撫公疏已具而不一言何也姚曰公昔曾言其賢余詁

而不忿公乃忿之耶非疏雖共未蒙俞允不欲彰聲聞於外耳佟既留臧姚知已遣使往謝姚語佟使曰吾與爾主曾不相識昔聞大司農梁公言爾主賢梁公賢者也有知人之明吾是以保留之往謝梁可矣使詣司農並述姚言司農乃穡薦賢爲國施德不居豈尋常可及

壻李兆齡校

休園語林

是集也家大人編輯成命小子 桓手錄副墨時癸丑初夏二日也時客中山遊江夏驅馳南北者八閱月鈔撈之行笥旅舍客窗披錄不敢少怠至甲寅季夏十日始成帙復手自裝潢用待剞劂庚申秋 桓銓除卞邑山城斗大民居星稀簿書鞅掌冷署塵甑何克備梓人之價辛酉歲海宇蕩平詔復微祿是以得售梨棗以成大人之

志雖小子旃焉釜魚所不辭耳壬戌

仲春六日男允桓謹識

雕丘雜錄跋

余兄博極群書諳曉故實自立朝以至歸田耳目之所睹聞載籍之所考據咸筆而存之歲久益富藏之篋衍兄子允恆手錄成帙名曰雕丘雜錄請公之同好乃寄以示余余讀竟歎曰甚矣兄用意之勤而採擷之博也古來正史之外稗官野乘流爲說家雖事詞紛錯言多瑣細而臚陳詳核

往往足補正史之闕誤非盡漫作者余向竊慕之三二十年來所見所聞亦不少矣每思綴輯成書而性既疎懶傳書勞人又苦健忘歲月荒忽不復記憶覩兄是書上而朝常國典以及郊廟禮樂之因革下而人情土俗以及草木蟲魚之變化凡有關勸戒足備援證者靡不網羅粲列而微言讜議兼寓春秋予奪之旨此亦古今得失

之樣也余兄好黃老之學編中間亦及之世有究心性命者可參悟而得豈獨旁搜廣引供談諧之資已乎兄在田間數年屏居雕丘焚香布席蕭然如世外人生平多所撰著是編特鼎中之一臠也因憶念余意中所欲就者蹉跎三十年無一字覩此媿余兄多矣

康熙十七年夏六月弟清標謹書